

音乐之伴

音乐是有年龄的。在我们幼年的时候，音乐也许曾经是保姆。旋律的构成简单而稚拙，但每个音符都舒缓、柔和、温厚和淳朴。那节奏是摇篮式的，在摇晃的摇篮里，我们的骨节一寸寸放大着成长着，却分不清保姆和音乐，是怎样各司其职又互为共主。

少女时代，音乐轻捷的脚步，是我们第一个悄悄倾慕的恋人。我们在深夜与它约会，聆听它的倾诉和呼唤。乐曲中每一处细微末节，哪怕一个小小的颤音，也会让我们心跳脸红。那欢喜是纯真无邪的，来自生命本源的冲动，饥不择食，来者不拒，无论那一种音乐都会使我们欢欣，但可惜那时我们太年轻，心里喜欢着却无法分解和辨析它真正的奥秘。

进入少年时代的尾声，音乐是托付和发泄所有的青春热情，寄托内心狂热崇拜和爱恋的对象。那一段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，我们偏爱激昂、亢奋、热烈和雄壮的歌曲，严格说那已不是音乐，革命一度消灭了音乐。音乐在那个年龄已不再是音乐本身，而是作为激情的象征存在。对于音乐革命的热爱，爱得盲目而疯狂。更多的时候，它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的燃料，可将我们的血肉点燃，为信仰和理想奔走。

当我们成为沉稳和成熟些的青年时，浮游荡漾在空气中的音乐，也渐渐沉淀下来。那时我们开始思考音乐，努力试图去解读和领悟，并试图与音乐对话。音符变得立体，有一种辐射和扩张的趋势，暗藏着听得见或是听不见的声音。音乐不再仅仅是一种情绪，而是有了实在和具体的内容，成为可视可感的语言和思想，甚至是哲学。你发现音乐世界其实是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，内壁悬挂着抽象的音符，不可复制也不可临摹，往往当你开口或是动手将其制作成曲谱时，它们却已消失。你只能将其烙印在脑子里，一遍遍碾磨成体内血液流淌的声音。

被琐事杂事俗事缠身的中年，岁月匆促，音乐在生活中已是显得奢侈的享受，往往纯粹是一种娱乐和休闲。那时候音乐有点像一个分手多年的情人，只是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会偶尔下决心安排一次有礼貌的约会。多少有点儿可有可无的意思，但若是真正割断情丝，又是不甘心的。在忧伤的乐曲中，重温往日的缠绵和恩爱，毕竟还有一种依稀的幸福感。

音乐对于老年，若不是感官麻木得不再需要，那定是摒除得很彻底很坚决的。没有音乐的老年，也许枯涩也许灰暗也许恰是因他的内心饱满滋润，而无须依赖音乐的浇灌，人到了老年，对音乐的选择变得十分挑剔。若是喜欢的音乐，必是自己灵魂的回声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除了自己认定的那种之外，天下的音乐都是不堪入耳的噪音，所以老年的音乐，由于排除了功利的杂音，在自然淡泊的心境中，便有了一种宁静透明的质感。人走向生命尽头时，音乐不再是保姆也不是恋人，不是先哲更不是神祇，而是一个忠实的人生伴侣。

所以音乐具有着极其博大而丰富的包容性。音乐无法定义。不同的音乐可以被每个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、音乐迷分享，音乐似乎又是没有年龄的。古典或是现代、严肃或是流行，在欣赏者那里，并没有绝对的界别。在感人至深的音乐中我们常常迷途甚至错位，但音乐宽容大度，它知道自己所能在人们心上激起的回声，是“喜欢”的唯一标准。

音乐只是有点儿模糊，有点儿空灵。它无形无状，无影无踪，无法触摸、无法品尝，是一种流逝的时间，一种被曲谱固化的记忆。音乐被人吸纳到心里去，又被人在各个生命阶段自然而然地传递下去，就变得永恒了。

(张抗抗)

爱的回音壁

现今中年以下的夫妻，几乎都是一个孩子，关爱之心，大概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值。家的感情像个苹果，姐妹兄弟多了，就会分成好几瓣。若是千亩一苗，孩子在父母的乾坤里，便独步天下了。

在前所未有的爱意中浸泡的孩子，是否物有所值，感到莫大的幸福？我好奇地问过。孩子们撇嘴说，不，没觉着谁爱我们。

我大惊，循循善诱道，你看，妈妈工作那么忙，还要给你洗衣做饭，爸爸在外面挣钱养家，多不容易！他们多么爱你们啊……

孩子很漠然地说，那算什么呀！谁让他们当爸爸妈妈呢？也不能白当啊，他们应该的。我以后做了爸爸妈妈也会这样。这难道就是爱吗？爱也太平常了！

我震住了。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，就像不会呼吸的鱼，出了家庭的水箱，在干燥的社会上，他不爱人，也不自爱，必将焦渴而死。可是，你怎样让你由你一手哺育长大的孩子，懂得什么是爱呢？从他的眼睛接受第一缕光线时，已被无微不至的呵护包绕，早已对关照体贴熟视无睹。生物学上有一条规律，当某种物质过于浓烈时，感觉迅速迟钝麻痹。

如果把爱定位于关怀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，对他的看顾渐次减少，孩子就会抱怨爱的衰减。“爱就是照料”这个简陋的命题，把许多成人和孩子一同领入误区。

寒霜陡降也能使人感悟幸福，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早逝。但它灾变的副产品，带着天力人力难违的僵冷。孩子虽然在追忆中，明白了什么是被爱，那却是一间正常人家不愿走进的课堂。

孩子降生人间，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，一手播洒爱的甘露，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。可惜从一开始，成人就间不容发地倾注了所有爱的储备，劈头盖脸砸下，把孩子的一只手塞得太满。全是收入，没有支出，爱沉淀着，淤积着，从神奇化为腐朽，反让孩子成了无法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？

我又问一群孩子，那你们什么时候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？

没指望得到像样的回答。一个成人争执不休的问题，孩子能懂多少？比如你问一位热恋中的女人，何时感受被男友所爱？回答一定光怪陆离。

没想到孩子的答案晴朗坚定。我帮妈妈买醋来着。她看我没

打了瓶子，也没洒了醋，就说，闺女能帮妈干活了……我特高兴，从那会儿，我知道她是爱我的。翘翘辫女孩说。

我爸下班回来，我给他倒了一杯水，因为我刚在幼儿园里学了一首歌，词里说的是给妈妈倒水，可我妈还没回来呢，我就先给我爸倒了。我爸只说了一句，好儿子……就流泪了。从那次起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。光头小男孩说。

我给我奶奶耳朵上夹了一朵花，要是别人，她才不让呢，马上就揪下来。可我插的，她一直带着，见着人就说，看，这是我孙子打扮我呢……我知道她是爱我的……另一个女孩说。

我大大地惊异了。讶然这些事的碎小和孩子铁的逻辑。更感动他们谈论里的郑重神气和结论的斩钉截铁。爱与被爱高度简化了，统一了。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，感到了一个小生命的意义。成人注视并强调了这种价值，他们就感悟到深深的爱意，在尝试给予的同时，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接受。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，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，折射着，变成巨大的轰鸣。当付出的爱被隆重接受并珍藏



时，孩子终于强烈地感觉到了被爱的尊贵与神圣。

被太多的爱压得麻木，腾不出左手的孩子，只得用右手，完成给予和领悟爱的双重任务。

天下的父母，如果你爱孩子，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，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。这绝非成人的自私，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。不要抱怨孩子天生无爱，爱与被爱是铁杵成针百年树人的本领，就像走路一样，需反复练习，才会举步如飞。

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白眼翻白，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的能力，育出一个爱的低能儿，即使不算弥天大错，也是成人权力的滥施，或许要遭天谴的。

在爱中领略被爱，会有加倍的丰收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一个爱自己爱世界爱人类也爱自然的青年，便喷薄欲出了。
(毕淑敏)



都市夜景 霍达摄

丁香结

今年的丁香花似乎开得格外茂盛，城里城外，都是一样。城里街旁，尘土纷嚣之间，忽然呈出两片雪白，顿使人眼前一亮，再仔细看，才知是两行丁香花。有的宅院间探出半树银枝，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，从墙上窥着行人，惹得人走过了，还要回头望。

城外校园里丁香更多。最好的是图书馆北面的丁香三角地，种有十数棵的白丁香和紫丁香。月光下，白的潇洒，紫的朦胧。还有淡淡的幽雅的甜香，非桂非兰，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，这是丁香。

在我住了断续近三十年的斗室外，有三棵白丁香。每到春来，伏案时抬头便看见檐前积雪。雪色映进窗来，香气直透毫端。人也似乎轻灵得多，不那么混沌笨拙了。从外面回来时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也是那一片莹白，白下面透出参差的绿，然后才见那两扇红窗。我经历过的春光，几乎都是和这几树丁香联系在一起的。那十字小白花，那样小，却不显得单薄。许多小花形成一簇，许多簇花开满一树，遮掩着我的窗，照耀着我的文思和梦想。

古人诗云：“芭蕉不展丁香结”、“丁香空结雨中愁”。在细雨迷蒙中，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。花墙边两株紫色的，如同印象派的画，线条模糊了，直向窗外的莹白渗过来。让人觉得，丁香确实该和微雨连在一起。

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，却一直不解，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。今年一次春雨，久立窗前，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。小小的花苞圆圆的，鼓鼓的，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。我才恍然，果然是丁香结！

丁香结，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。再联想到那些诗句，真觉得它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了。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，一件完了一件又来。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。结，是解不完的；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，不然，岂不太平淡无味了么？

小文成后一直搁置，转眼春光已逝。要看满城丁香，需待来年了。来年又有新的结待人去解——谁知道是否解得开呢？
(宗璞)

逆风的香

阿难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。

有一天，阿难独自在花园里静坐，突然闻到园中的花，随着黄昏吹来的风，飘过来一阵一阵的花香。

平常有风吹着花香的时候，由于心绪波动，不一定能闻到花香。当心静下来的时候，又不一定有风吹来，所以也嗅不到花香。

那一个黄昏，阿难的心情特别的宁静，又是春天——花朵最香的时节，正好春风飒飒，缓缓吹送。在这么多原因的配合下，阿难闻到了有生以来最奇妙的花香。

花香围绕着阿难，花香流过他的身心，然后流向不可知的远方。这些花香使阿难从黄昏静坐到夜里舍不得离开，这些花香也使阿难非常感动。

在感动中，阿难宁静的心也随花香飘动起来，他想到了从未想过的问题：草木都是开花

的时候才会香，有没有不开花就会香的草木呢？花朵送香都限制在一个短暂的因缘，有没有经常芬芳的花朵呢？春花的香飘得再远也有一个范围，有没有弥漫全世界的香呢？所有的花香都是顺风飘送，有没有在逆风中也能飘送的香呢……

阿难想着这些问题，想到入神，竟然使他在接下来的几天无法静心。有一天，阿难又坐在花香中出神，佛陀走过他静坐的地方，就问：“你的心情波动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”阿难就把自己苦思而难解的问题请教了老师。

佛陀说：守戒律的人，不一定要开花结果才有芬芳，即使没有智慧之花，也会有芳香。有禅定的心，就不必要在因缘里寻找芬芳，他的内心永远保持喜悦的花香。

智慧开花的人，他的芬芳会弥漫整个世界，不会被时节范围所限制。一个透过内心开展戒、

定、慧的品质的人，即使在逆境里也可以飘送人格的芬芳呀！

阿难听了，垂手肃立，感动不已。佛陀和葛地说：“阿难，修行的人不只要闻花园的花香，也要在自己的内心开花——有德行的香。这样，不管他居住在城市或山林，所有的人都会闻到他的花香！”

如果我们的内心就是一个花园，人生的哪一天不是最美的花季呢？

如果我们的内心春风洋溢，人生的哪一个时候不是最好的春天呢？

如果我们有着怜爱、珍惜、欣赏的心，即使在人生的无寸草处行走，也会看见那美丽神奇的一瞥。

所以，花季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在自己的心里种花。
(林清玄)